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三十二　　宋　蘇轍　撰

孔子弟子列傳第九

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而高第七十七人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賢者凡十人而已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父曰顏路少孔子三十歲王肅曰據此則顏回死時孔子年五十九歲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

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故或以此為誤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與之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蓋孔子嘗察之矣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故告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子之稱回常以為不可得而回之嘆夫子亦以為不可及也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又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嘗使言志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稱之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顔子年二十九而髮白蚤死孔子哭

之曰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門人欲厚葬顔子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後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孔子賛易至豫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所謂不貳過也

蘇子曰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顔子之好學弟子之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顔子耳孔子之道如天然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顔子識其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譬如為山雖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九仞不復能進也此顔子與衆弟子之辨

也

閔損字子騫魯人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季氏欲使為費宰閔子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魯人也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族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

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仲弓父不賢人或疑之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蘇子曰古者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後至無所不致其文所謂敬也不敬則確確則易易則民慢故古之君子其躬無所不敬其於人也則不然平易近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而行簡者也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周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許也

宰予字子我魯人也嘗問於孔子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

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蘇子曰太史公言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恒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不至於從畔逆弑君父也宰我不幸平居有晝寢短喪之過儒者因遂信之蓋田恒之

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我信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弒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陷於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門人之高弟至於如此豈不為孔氏惜哉李斯言田恒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因弒簡公又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説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要之由闞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為宰予皆不足信也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賜嘗從孔子求為已目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亦問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爭國弟子欲仕於衛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

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禽問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蓋子貢通達而辯聞其言者皆知其賢故叔孫武叔語

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聞之曰譬之宫墻賜之墻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世世之

貴子貢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而屢黜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及孔子自衛反魯子貢從之故其言見於魯之君臣為多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將死亡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七年而邾子失國吴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

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寡君既共命
矣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
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鄫之會吴以衛
人殺其行人且姚故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
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致餼以相辭也
今吴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
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
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其

衆或欲或否是以綏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見成宰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及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惸惸余在疚烏乎哀哉尼父無自

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再失之哀公卒死於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順

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出公亦終死於越越子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邾田封於駘上將盟于平陽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何不名曰固將名之叔孫文子曰它日請念然亦不能用子貢終老於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貲家累千金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此其病也

蘇子曰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予觀春秋左氏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

陳恒吴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吴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葢戰國說客設為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孔子之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至於子貢加之以巧辯可以解紛結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公孫衍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氏所諱也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而問焉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力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子在陳冉求歸魯為季氏家臣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康子自度不能求曰然則居封疆之間康子告二子二子亦不可求曰君無

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帥右冉求帥左季氏之甲七千求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逆齊師于郊求用矛以帥衆遂入

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求既有功於魯季氏乃使人以幣名孔子而復之然求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故孔子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歛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歟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歟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冉有季路以告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歟夫顓臾先王以為東蒙主且

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

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然其為人厚於孝友篤於信義嘗嘆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孔子誨之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稱其財斯之

謂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然後除之小邾射以句繹奔魯謂魯人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不許季孫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言人之信之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於人也無宿諾孔子稱

之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嘗使言志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孔子之為魯司寇也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成圍之弗克既而孔子去魯子路從之周旋陳蔡之間與孔子皆歸魯復與冉有為季氏家臣季氏之伐顓臾亦莫能止也然魯人甚賢之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

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賔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莫而不成禮它日祭子路與使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故孔子稱其知禮子路之未學也鄉黨之勇夫也及其既學則賢於人者遠矣然而闇於大道卒以此死於難孔氏之門人顏子最賢其得於師也深與之言不違如愚雖門人亦莫能盡知也子貢之辯

子路之勇皆卓然有立於衆衆所謂賢於顔子者也然子貢之明自以為不如至子路則嘗不服矣子謂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然子路亦未必信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又欲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予將欺天乎子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路鼓瑟為北鄙之聲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其仕季氏也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故誨之以六言六蔽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蓋孔子之所以戒之者至矣山梁雌雉子路拱之孔子嘆之曰時哉時哉

三嗅而作以為好鬬而死自取之也而豈其時哉然子路終不悟也孔子之在衛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謂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蓋孔子所

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為孔悝家臣莊公因孔姬以入于孔氏廹孔悝强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孰聞亂使告子路名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以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

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哭之中庭進使者而問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蘇子曰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才有餘而志不足其於季氏委曲從之不能有所立也至於季路志厲而識闇事衛出公雖父子爭國而不知其危也方

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取衛其不釋悝明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為臣弒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烏乎學於孔子而其慮害曾不若名獲悲夫

言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四十五歲其學於禮為詳為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矣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它日孔子過之聞弦歌之聲夫子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

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衛司寇惠子之

喪其子虎不得立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將軍文子辭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

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

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

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

就客位

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習詩能通其義或曰今毛詩叙子夏之遺説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

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歟曰過猶不及孔子行遇雨無蓋弟子欲假蓋於子夏氏

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與人交即其所長辟其所短乃止孔子没子夏教授於西河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子夏喪子而失明曾子吊之子夏曰予何罪曾子譏之

蘇子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埽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苦莫

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未必信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貢所謂訕也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夏之門人問交於

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為人外矜莊而寡誠信故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曽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少孔子四十六歲事親孝故孔子為之作孝經其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問所與

問有餘必曰有曾晳嗜羊棗參終身不食羊棗鉏瓜而傷其根父撻之幾死而不怨然孔子非其不避也齊人聘之將以為卿參曰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為人役辭之嘗稱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故其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曾子為行甚篤立志甚厲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

奪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嘗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之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亦弔閽弗内也二子入其廐而修容子貢先入閽曰嚮者已告矣曾子後閽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

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於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其既病也童子執燭而侍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樂正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曾子之妻以藜烝不熟而出人或非之曾子曰藜烝小物也而不用命况大事乎葢以微罪出不欲斥言之也既而終身不娶謂元曰高宗之殺孝巳尹吉甫之放伯竒皆後妻故也吾不及古人知得免於非乎孔子之孫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學於子思二子之立志行義大放曾子數稱其言云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

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

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為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及孔子既没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説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説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為是歟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也少孔子三十九歲子游為武城宰稱之於孔子然子羽狀皃甚惡孔子以為材薄既受業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詞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其言與史記異考之論語以史記為信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賤為單父宰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

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吊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原憲字子思魯人也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

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卒憲隱於衛居草澤中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憲憲攝敝衣冠迎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也孔子謂長可妻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宫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仲子也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适嘗問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

公晳哀字季次齊人也天下多仕於大夫為家臣季次鄙之未嘗屈節於人孔子嘆之

曾點字晳與子參皆事孔子嘗與季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於孔子孔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居則曰

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

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晳之為人狂而直季武子死晳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晳牧皮孔子之所謂狂者也

蘇子曰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晳之狂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茍不自知而强從事焉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樂以忘老則其處已也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為貴者哉

顔無繇字路少孔子六歲與其子回各異時事孔子回死貧無以葬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

商瞿字子木魯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弓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竪竪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為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衛人也少孔子三十歲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子路為季氏宰以子羔

為費宰及子路仕衛子羔亦為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為士師也有刖者為衛守門及其出也追者至門者匿之其室子羔曰此子報怨之日也而反逃我何也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君子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子羔復仕魯為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至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請

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
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子羔寢疾慶遺入
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
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
害於人乎哉我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
漆雕開字子開魯人也少孔子十一歲孔子使之仕對
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公伯僚字子周魯人也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

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僚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本宋桓氏其兄魋得罪於宋出奔衛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為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吴吴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名之卒於魯郭門之外葬諸丘輿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曰

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牛嘆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樊須字子遲齊人也少孔子三十六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未達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而問之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

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蘇子曰樊遲之學為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歟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臯陶為已憂以百畝之

不易為巳憂者農夫也此孔子所謂樊遲小人也

有若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三歲其言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既没曾子道孔子之言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

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為石椁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此知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

冉有以此知不欲速貧也它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子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然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君子譏之

蘇子曰茍至於君子未有無恥者也孟子稱禹崩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不能答乃斥去之夫

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此極歟且月宿於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十而生五子此卜祝之事而鄙儒所以謂孔子聖人者戰國雜說類此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況太史公乎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屢稱之嘗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魯人也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施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吴為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梁鱣字叔魚齊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請留夫子曰無憂也瞿過

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居二年而有子

顔辛字子柳魯人也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魯人也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折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也少孔子五十三歲

公良孺字子正陳人也賢而有勇以其私車五乘從孔

子將適衛蒲人止之孺嚖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困於此命也挺劒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乃盟而去

秦商字丕兹魯人也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少孔子四歳

顔刻字子驕魯人也孔子將適陳過匡刻為僕以其策指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以為陽虎遂止孔子

琴牢字子開一字張衛人孟子所謂狂者也牢曰子云

吾不試故藝衛宗魯由齊豹事公孟縶齊豹將殺公孟宗魯知而弗告及難作死之琴張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陳亢字子禽陳人也少孔子四十歲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琁年相比

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

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

習慣若自然也

孔弗字子蔑孔子兄之子與宓子賤皆仕者也孔子弟子七十

七人史記公孫龍以上三十三人有年聞見於書傳家

語增以叔仲會以上四人又孔弗一人事見宓不齊傳

凡四十人其餘無年及不見

書傳者凡三十七人見于左

冉季字子産魯人

公祖句兹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秦人

漆雕哆字斂魯人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秦人

商澤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楚人

后處字子里齊人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魯人

奚容蒧字晳

公肩定字子中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魯人

榮祈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魯人

左人郢字行魯人

燕伋字思

鄭邦字子徒 家語作薛邦

秦非字子之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原亢字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齊人

顏何字冉魯人

狄黑字晳

邽巽字子斂魯人 邽或作邦索隱曰文翁圖作國蓋避漢祖諱也

公西輿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尚魯人

蘇子曰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

語故幷錄之凡七十九人

古史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古史卷三十三至三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孫起鵬

古史卷三十三

宋　蘇轍　撰

老子列傳第十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

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

家之用與孔子同時盖老子百六十有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後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别别五百歲而復合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将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孫假仕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

蘇子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

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埽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

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其說又老氏之𦕈也老子八十一章子嘗為之解其說如此

列子者鄭人也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黄帝老子為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列子窮居有

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出見使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哉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列子書舊二十篇西漢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列子盖先莊子及

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蘇子曰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今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此固後世儇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耳孟子稱楊氏為我其害至於無君楊朱之說不見於世而列子時取之盖其所以為為我者必有聞於大道而失於偏故列子莊子時取其合者載焉若楊朱之篇以愛身

故至於遺禮義毀名節無所復顧此則孟子所謂無君者矣雖列子亦無取焉耳列子之徒不知其師之詳以為朱之言不可棄而并録之過矣

莊子蒙人也名周甞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歸於老子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畏累虛亢桑子之徒皆空語無事實楚威王聞其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

食之數歲衣之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覊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蘇子曰吾聞之子[闕] 凡子瞻曰太史公言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

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

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文
予而實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葢無幾至於詆
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
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
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予嘗疑漁父盜跖則
真若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劔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
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老子
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

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說耳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也

申不害荆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

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主刑名而緣飾以黄老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借老子以為説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説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孫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利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

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
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
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
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
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
之難也又非吾横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
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
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

也而說之以名髙則見無心而逺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髙者也而說之以名髙則陽收其身而實䟽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

身危彼顯有所出事廼自以為也故説者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變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説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説之務在知飾所説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

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槪之規畢事與同討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

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

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愛憎之變至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踈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

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非上書秦王勸秦釋韓攻趙秦王下其書李斯斯言其不便因自請使韓割地以事秦是時燕趙楚越為一將以攻秦秦王使姚賈以車百乘金千斤游於四國以絶其謀賈還報秦王封賈千户以

為上御非見秦王言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内且賈梁監門子甞盜於梁逐於趙今與之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故李斯姚賈害之毁之曰非韓之諸公子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非欲自陳不見秦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

蘇子曰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憲令著於

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奸令所謂法
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
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
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
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
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
各行其説耳然秦韓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
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

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雖有不合要已無愧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蓋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古史卷三十三

古史卷三十四

宋 蘇轍 撰

孟子孫卿列傳第十一

孟子鄒人也名軻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學於孔子之孫子思明孔之遺業游事齊宣王宣王始以為卿不用其言孟子致為臣而歸又欲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孟子不顧也去齊適梁梁惠王方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折節下士將以求報問利國於孟子孟

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惠王亦不能用孟
子往來齊梁之間見梁襄王齊湣王閒適魯適宋適鄒
適滕庶幾或用魯平將見孟子而嬖人臧倉沮止之滕
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說之及即位使然友
見孟子於鄒孟子誨之三年之喪文公行之既而之滕
教之井田學校四方之士聞滕行仁政有相帥而從之
者後齊湣王聞燕噲之亂將伐燕沈同以問孟子曰燕
可伐歟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

子噲齊人伐燕克之諸侯多謀救燕或謂孟子勸齊伐燕何也孟子曰我言燕之可伐而不言齊之可以伐燕也乃勸湣王反其耄倪止其重器為燕立君而去史記齊世家言孟子勸齊湣王伐燕是不考之孟子也而孟子稱齊宣王伐燕亦失之矣是時秦已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吴起戰勝克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諸侯東面朝齊秦儀軫衍之徒合從連横以欺詐苟得相高游談之士得志於時而楊朱墨翟諸子雜學方熾孟子推明孔氏崇三代之故所如不合知世將大

亂恐周孔之道絶而不續退而與其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記其平生荅問稱道之言作孟子七篇後世傳之蘇子曰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暴彊以此游說諸侯諄諄言之兾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為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茍為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

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帝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復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為五胡離為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

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盗賊乞養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禪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鉏僣偽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厲禁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户口充溢有死於癘疾而無死於兵亂盖自孟子以來能一天下者四君

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三騶子皆齊人齊威宣相繼喜士養士稷門之下自淳于髡以下七十餘人高者為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賔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三騶子前曰騶忌先孟子以鼔琴干威王因及國政遂受相印封成侯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徒始輕騶忌相與設微言挑之忌答之如響髡等乃服其次騶衍後孟

子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始終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學者所共知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兹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分耳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内自有九州禹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各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王公大人初見其術驚而化之其後亦莫能行衍始以此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築碣石宫身往師之

其見尊禮如此稷下先生自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以干世主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以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仲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耶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見王王志在聲音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

淳于生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在彼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待之髡謝去送以安車駕駟束錦加璧黄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黄老道德之術發明其指意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最後騶奭頗采騶衍之術以為書蓋騶衍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

時有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髠然其書今皆不傳莊子曰田駢慎到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若無知之物而已田駢學於彭蒙彭蒙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其道則釋氏所謂鈍根聲聞者耶

孫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

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孫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孫卿疾濁世君臣不知三代之正而以變詐相怵淫侈相說士爭為小說詭辯以欺惑世俗著書數萬言其辭憤切反復卒因葬蘭陵自孔子沒諸子不聞大道之要各以意言之老子清淨無為雖與世疏濶然其本則天地之至理也至於列子莊子推而廣之涉迂怪矣然猶不失正也如慎到田駢則蕩矣若楊朱墨翟始亦

皆有見焉而楊朱破法以便身墨翟增法以為物其說皆不可用此其卓然可得而論者也至於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辯雖巧無益於道及楚之尸子阿之吁子今皆不傳於世

蘇子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陰陽之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之中中則道也其在人為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禮知之用見於

物則所謂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善以為性至於孫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為性而不知其非二子之失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孫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孫卿之失則遠矣

古史卷三十四

古史卷三十五

宋　蘇轍　撰

伍員列傳第十二

伍員楚人也字子胥父曰奢兄曰尚其先伍舉楚之名大夫也楚平王之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子建即位以為太子使奢為之師費無極為之少師無極無寵於太子謀陷之言諸王為娶於秦至而勸王自取之因說王大城城父以寘太子王聽之從而譖之曰建與

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執奢而使奮陽殺建建亡奔宋無極言於王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為楚患王使召尚與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爾勉之矣尚至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并殺之員亡走吳過昭關昭關欲執之員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漁父乘舟知員之急渡之員既渡解其劍曰此

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有命得伍員者賜粟伍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耶不受員未至吴疾止中道乞食至吴因公子光以見王僚時王僚五年也八年吴伐州來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太子建之母在郥召吴人而啟之吴入郥取楚夫人及其寶器以歸明年侵楚滅巢及鍾離員因言伐楚之利於王僚公子光將為亂沮止之員亦知光有内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勇士專設諸於光退而耕於野以竢十一年楚平王卒秦女之

子軫立是為楚昭王王僚因楚喪使母弟掩餘燭庸侵楚楚師強吳師不能退光因吳國内空乃令專設諸襲剌王僚而自立是為王闔廬闔廬以貟為吳行人楚伯州犂之孫嚭奔吳吳亦以為太宰以謀楚貟言於闔廬請為三師以肄楚楚出則歸楚歸則出欲使楚道弊而後以三師乘之闔廬以為然楚於是始病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其令尹囊瓦貪而不仁國人惡之蔡侯唐侯朝於楚瓦以賄故三年止之二君歸因子胥伯嚭

請師於吳九年三國伐楚敗囊瓦於柏舉五戰及郢楚昭王奔隨吳遂入郢員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始負在楚與申包胥友負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負鞭平王尸包胥亡存山中使人謂負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吾聞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天道乎負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求救秦不許包胥立

於秦庭哭七日七夜不絶聲秦哀公憐之為出車五百乘救楚與楚子西子期連敗吴師闔廬之弟夫槩王亡歸自立闔廬釋楚還擊夫槩王楚昭王乃復入郢十九年吴伐越越王勾踐擊傷闔廬闔廬死子夫差立二年而報越敗之夫椒越王以其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厚幣遺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夫差將許之負諫曰不可臣聞樹德莫如滋去惡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

歸于有仍生少康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妻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收夏衆以滅過戈復禹之績今吴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又將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弗可食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吴其為沼乎十一年夫差將為魯伐齊句踐率其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吴人皆

喜負獨懼曰是豢吴也夫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吴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負屬其子於齊鮑氏太宰嚭因譖之曰負恨其計不用將為亂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以檟檟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吴王聞之怒乃取負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憐之為立祠江

上命曰胥山吳王既誅員遂伐齊大敗齊人於艾陵十四年會諸侯于黃池越入吳二十三年而越卒滅吳

蘇子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古史卷三十五